



工藝新秀 / New Voice

琺瑯剪黏，舊金屬的華麗變身：許安

Hsu An

採訪／賴佩君 Lai Pei-chun · 圖版提供／許安

「其實我不覺得自己是工藝家。」在接受採訪時，這樣說著的許安，受了四年的工業產品設計訓練，以「琺瑯剪黏」的題目得到新一代設計產學合作畢業專題徵件暨企業大獎。但她卻說，在這之前她從未做過任何工藝品。「我們比較少有玩材質的機會，而且我也完全沒想過要做工藝，當然也沒接觸過琺瑯。」這樣的她，卻在畢業展時，突然面對高難度工藝技術的挑戰，而且她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迎接這個難題。

琺瑯之美×剪黏精神=琺瑯剪黏計畫

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系的課程，常要求學生在一個半月左右就要提出一個產品的案子，在如此扎實的訓練下，學生習慣被時間追著跑，練就快速精準的設計能力。不過畢業展的時程拉得較長，通常是在大四開學後，從9到11月左右，學生陸續提案，在老師的建議下修改、定案，以將近一年的時間製作。但許安從一開始，就定下了她要做的主題，而且從未改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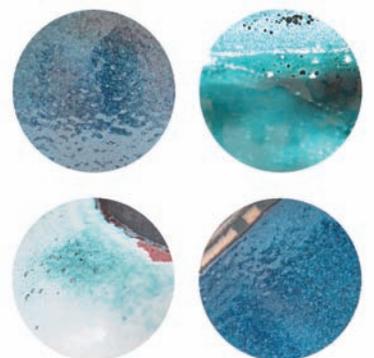
收集日常的小物品是許安的興趣，也是重要的靈感來源，看見漂亮的紋路、材質或視覺性強的東西，她就會拍下來，做成素材庫；她也喜歡採集特別形狀的植物，即使她不知道名字，也會收集起來，風乾後收到夾鏈袋中。對琺瑯的興趣，也是因為一次機緣，在逛街時，她看到各色

的漂亮琺瑯杯，內心對琺瑯起了好奇心，找了資料才知道，琺瑯和釉料的材質幾乎是一樣的，只是一個用在陶瓷上，一個用在金屬上。這有趣的知識讓她默默記在心中。在畢業展選擇主題時，就自然地想起了琺瑯。

不過問題來了，工藝產品總不能展出模型，一定要展示真功夫才會有很好的效果。但沒有任何工藝經驗的她，如何趕上一般人三、五年以上才能學成的工藝技術？果然周圍的人都勸阻她，怕她不能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實現，但她有很強的決心，而且得到指導老師的支持，「畢製就這麼一次，我心想管他的，決定無論如何要做下去。」

許安的畢業製作，以「琺瑯剪黏」為主題，包含了五個美麗的吊燈，它們是由撿來的金屬器具拼湊組成的。「剪黏」的概念，則來自物資缺乏的時代，廟宇為了以最大程度利用所有材料，會收集缺角的碗，用作鑲嵌式浮雕裝飾，有人物、花鳥、走獸等等，僅餘碗底圈足，記載著它的身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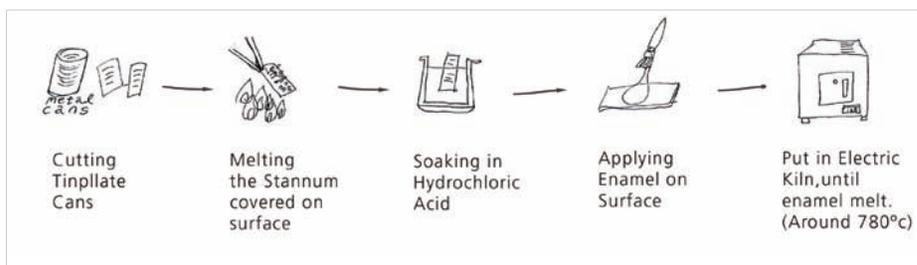
許安喜歡金屬，既堅且韌，日常中隨處可見的金屬器具，各依功能有著明顯的特徵，用模具做出來的量產品，多有著實用而美觀的弧邊，這是車也車不出來的線條。她在回收場找到了很多有趣的金屬器具，它們大多沒有真的壞掉，頂多有一點



層次豐富的琺瑯表面



許安 琺瑯剪黏計畫 2015 琺瑯、馬口鐵、鋁、不鏽鋼、電鍍銀 五座燈具尺寸不一



「琺瑯剪黏計畫」的製作流程：裁切金屬罐→熔化表面的錫→浸泡在鹽酸中→覆上琺瑯→置入電窯以780°C的高溫燒製

點扁塌，更多的是因用不到而廢棄，但製造它們的時候，是很花人力和物力的。她引用「剪黏」的概念，以惜物的心意，企圖賦與這些器物新的生命。

畢製就是拿來挑戰的！

兩個困難的工藝領域，金屬器物造形與琺瑯燒製，許安得兩種都學會。撿拾回來的金屬器物大多是圓形的，個個不同，許安想將它們接起來，成為漂亮的吊燈，但問題來了：每個器物的接面狀況都不一樣，有的大孔貫穿，有的壁薄如紙，要怎麼接起來？許安學著自己車金屬，研究了很久，把它們一個個接上，還得思考整體美感，就怕拼拼湊湊一不小心變成四不像。

組合完畢之後，如何在吊燈表面燒製琺瑯，又是另一個挑戰，由於她的材料都是些撿來的破銅爛鐵，琺瑯不易燒上表

面，尤其是不鏽鋼，根本燒不上去，工廠嫌麻煩，不願意幫忙燒製。於是許安決定自己做。經指導老師介紹，她向打鐵人藝術工坊的薛慈雯老師學習，後期也借用她的工作室來燒製最終成品。燒製的過程非常艱辛，每個金屬零件都是獨一無二的，燒壞一個，就得從頭來過，找尋新的金屬器物，再一次嘗試組裝。「也有人勸我去掉琺瑯，只做燈具結構，但我一開始想要的就是琺瑯啊！所以無論如何，我就是要做出來。畢製就是拿來挑戰的！」許安心意非常堅定。

展前四天，她還守在窯前，擔心著成品，每個環節都充滿變數。「很多人覺得我很狂，選了這種題目，但我想我有的只是傻勁，對於認定的人事物我不會轉彎，只會直衝到底。」但正因為每一步都是自己做的，所以非常熟悉流程，也知道困難在哪。所幸成果如她所想，也以此在新一代設計展抱回大獎。

說到之後的計畫，許安表示希望可以申請到經費，帶著這些系列作品，參加明年的米蘭設計展。美麗的吊燈未來也有量產的計畫，雖然無法以琺瑯燒製，但金屬零件的模樣會漂亮地保留下來，也許不久的將來，它們會以實惠的價格出現在每個人的家中。🌱